

武向春
著

第四等

旖旎风情

爱情

不知出自谁手

暗流错杂的大时代

帝国斜阳的忧伤

六朝的烟水气

爱情依然散发出无以伦比的金色光芒

武向春 著

第四等

旖旎风情

爱情

不知出自谁手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第四等爱情：旖旎风情不知出自谁手 / 武向春著. — 南昌：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，2017.2

ISBN 978-7-5568-0168-8

I. ①第… II. ①武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2148 号

第四等爱情：旖旎风情不知出自谁手

武向春 / 著

策 划 张 明

责任编辑 敖登格日乐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廊坊市瑞德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660mm × 960mm 1/16

印 张 14.5

字 数 22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568-0168-8

定 价 39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6—354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86524997

自序

民国时候的爱情

就像狄更斯在《双城记》中所写：“这是最好的时代，这是最坏的时代。”

民国在我心中亦是如此：是光明的季节，亦是黑暗的季节；旧的秩序已然崩塌，新的秩序却未有效建立；既有“涉江采芙蓉”的悠长情韵，亦有“醉里挑灯看剑”的金戈铁马之气。仿若两种密度不同的潮汐在经过长途奔袭后终于会合。

从1912年至1949年，民国政权在大陆存续了三十七年。那三十七年，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，短得像一个杂乱无章的夜晚。然而从大历史的视野观照，那个时代因一种精神和信仰的力量，而生发出一种纯粹与昂扬。尤其是民国人物，元气淋漓，身上呈现出来的魏晋风度及文艺气质格外迷人。他们沉湎于爱情，在爱情里跌跌撞撞，他们不要苟延残喘，只愿纵情燃烧，他们的故事里面有太多可以细细品尝的丰富图景。

从十七岁提笔开始写作，我书写的主题就是爱情。中间停顿了十多年，再次提笔，爱情依旧是我笔下永恒的主题。虽然选择的表达方式始终如一，却有了细微的区别：年少时书写的是个人情怀，期待一场一见钟情并相伴终老的爱情。中年以后，却有了野心，想要写一本关于民国爱情的书，就

像《世说新语》集中记录魏晋风度，我想写的民国爱情，希冀透过对民国人物爱情的书写，表达出他们的忧伤、痛苦和谦卑，来雕刻宏大的历史时代背景。

有一种美洲蕨类植物被唤作“沙漠玫瑰”，人们又称它为复活草，只要遇到一丁点的水，它就会复苏并绽放出迷人的绿色。如果民国的老辰光是那株复活草，我要写的民国爱情就要成为那一丁点水，让那些民国人物以另一种形式重新呈现在人们的面前。

我总共讲述了十二个民国人物爱情故事，其中，张爱玲有她自己的故事，但她是串起整个叙事架构的主线，她若隐若现地出现在许多故事里。

在属于她自己的故事《尘埃落满 寂寞花开》里，世人皆以为胡兰成负了张爱玲。却不知，她与他相遇，就好比是《诗经》里女子打扮去游春，女子央良人在房门口等等她，在楼下堂前再稍微等等她，一面尽问：“我戴的这副白玉环子，配上鬓上的白玉花好吗？我戴这副翡翠的，来配绿玉花好吗？”而门外浩荡的春光亦真的都在等他，因为吉日良辰有他才有主。

她与他有说不完的话，他说的每一个话题，都汁液饱满，魅惑丛生。他们在一起的辰光，是“桐花万里路，连朝语不息”。他是最懂她的人，“好得不能被用来做选择”。

他当然也爱她，无论他之前或之后爱过多少女人，但最爱的一定是她，虽然她不是那个贴心贴肺着实的亲人，她不过是陪他多走一段路，在金色梦的河上划船，随时可以上岸。然而一流的情人永远不必殉陨，永远不会失恋，因为“我爱你，与你何涉”。

而在丁玲的故事《旖旎风情 不知出自谁手》里，在美国洛杉矶离群索居的张爱玲，为了研究丁玲，重新与外界建立了联系，张、丁两人的才华、成就实有天壤之别，以张爱玲这般的天才去花时间研究丁玲实在是说不通，但张爱玲认为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更引人入胜。

红遍上海滩的张爱玲，与丁玲跌宕起伏的人生相比，格局未免有所局限，丁玲是“平凡的池水——临照了夕阳，便成了金海”。她一生遇见的男人，瞿秋白、毛泽东、彭德怀、沈从文、冯雪峰、胡也频、鲁迅、萧军、周扬……千丝万缕的关连，精彩纷呈，汇集成了现代中国历史的金色海洋。那种风

云际会，仿似李商隐正月十五揣想京城的灯光：月色灯光满帝都，香车宝辇隘通衢。

谈及毛泽东写给丁玲的词，人们普遍会想起《临江仙 给丁玲同志》：

壁上红旗飘落照，

西风漫卷孤城。

保安人物一时新。

洞中开宴会，

招待出牢人。

纤笔一支谁与似，

三千毛瑟精兵。

阵图开向陇山东。

昨天文小姐，

今日武将军。

却不知道毛泽东还曾书写过另一阕词送给丁玲：

洋场十里明如画，

灯前走笔难成话。

也得一长篇，

风来听我宣。

繁花三月暮，

人在春深处。

不要问繁花，

单单送彼家。

旖旎风情，不知出自谁手。

在 20 世纪中国的经典作家中，丁玲与中国革命实践的关系就好比是春藤绕树，她曾是革命迷人的化身，亦扮演了胶柱鼓瑟传道者的角色。然而，就好比是魏征妩媚的一面从来秘不示人，唯有唐太宗偶尔可见，丁玲妩媚的一面，在于她在爱中的飞蛾扑火，没了顾忌，反倒成全了一生。

在胡适的故事《三色堇之恋》中，张爱玲在纽约与胡适、江冬秀初见，她对他们的旧式婚姻所持的是悲悯的态度，以为盲婚就像博彩，获胜的机会渺茫。

这就是张爱玲与胡适的不同，张与胡皆读《金瓶梅》，张爱玲公然承认《金瓶梅》是她一切的源泉。而胡适却以为《金瓶梅》写淫太过，而他要学的是菩提达摩东来，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，修去贪嗔痴，修行戒定慧。

所以胡适一生都在伦理和爱恋中不断地矛盾着，最终固守终生。

胡适与江冬秀在一起，就好比是葱绿配桃红，有一种参差的对照。当胡适老了，他还是庆幸自己遵从母命娶了江冬秀，她带着徽州家乡的亲切、热闹与质朴，令他一生生活在俗世的温暖中，也因此，无损他的声名与诗意。虽然江冬秀不善述文，写封信错别字连篇，她并不懂得“春风潇湘无限意，欲采苹花不自由”的涵义，不知道“采苹花”和“要自由”是知识分子身上与生俱来的气质，二者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，然而她却也体谅胡适“略有几茎白发，心情已近中年。做了过河卒子，只许拼命向前”的心情。她不赞成他火中取栗之举，然而当她爱一个男人，她就爱他滔滔的一生。她与他在北平时，禄米仓的胡府明澈光耀，宾客如云，她未曾自矜；他在纽约落魄时，草冠凋敝，门前冷落车马稀，她亦安之若素。

他是温柔男子，而她是泼悍的女子，他们的婚姻，虽无他人称羡的目光，却也白头偕老。

在张学良的故事《你是我的姑娘》中，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故事一度是张爱玲心中的传奇，她以他们的故事为蓝本写下了《少帅》，张爱玲曾经有“三年以来的一切行为都以这小说为中心”的经历。《少帅》并不像张爱玲早期炫技式的写作，拥有一部精彩小说所具备的全部要素。在她的笔下，这段历史似乎是一团乱麻，世态百相，无非是观照的角度不同而已，用张学良谈及中国统一的那个譬喻来比拟：“我看花，花在；我不看花，

花也在。”

《少帅》尚未写到西安事变，张爱玲就让这个故事夭折了，原因有很多，但主要原因恐怕还是张爱玲说的“太轻视男主角绝写不好”。《少帅》仿佛是《小团圆》的序，抑或是张爱玲一本隐秘的自传，少帅就好比是胡兰成，而她则变成了赵四小姐，两个文本参差对照，处处看得到雷同的桥段和句式。

张爱玲一再讲述《倾城之恋》的故事版本，然而那些事件可以成全白流苏，可以成全赵四小姐，却绝无可能成全张爱玲。同样的倾城之恋，赵四小姐和张学良是浅水和漫舟，不虚此行，终究换来一生长相厮守的奢侈，而于张爱玲和胡兰成，却是奈衾寒漏永，终夜如年，岁月让彼此卸下粉饰，穷形尽相。

张爱玲不写西安事变，在张学良有生之年，他亦只字不提西安事变。或许于他来说，那是一个沉重的话题，仿似白居易的《夜筝》：“紫袖红弦明月中，自弹自感暗低容。弦凝指咽声停处，别有深情一万重。”在经历一种逃离的自由后，终于尘归尘，土归土。多年以后，幽禁中的张学良给中共方面写了最后一封信，他用工整的骈骊文来表达他的心情：“西望云天，不胜依依。”此后，双方再无往来。

然而无论何种结果，在赵四小姐眼中，她的心上人自始至终都是那个盖世英雄。海明威《老人与海》里有一句话或许可以用于献给她的心上人：“孩子说，有许多的渔夫，也有几个伟大的，只是只有一个你。”

而在苏青的故事《西门府的雪儿姑娘》里，人人皆以为苏青是张爱玲的知己，其实说到底，张爱玲还是轻视苏青的。她对苏青的瞧不上，从来不是公开的评判，公开说的只是赞美，然而，微笑的眼睛里有一种藐视的风情。

虽说“所有女人都是同行”，苏青到底是不能跟张爱玲比。张爱玲家世不再煊赫，然而她不是六朝人的空气，六朝人的华瞻依然还在。她固执、独特，凡事有自己固有的一套行事原则。而苏青出身的底子不是上海滩阔人公馆的小姐，也不是清末仕宦之家的小姐，她时刻要为生计奔波，“穷不失义，达不离道”，这般的教义未免离她太远。

苏青一直被钱困窘着，她就像古代那些被绑在帆船上的非洲黑奴，身不由己，没有办法过得庄重而优美。于她而言，每一样物事都要极尽其用，派上用场。

所以，困窘中的苏青没有办法不贪恋陈公博的温暖。她从来都知道，在自己的生活之外，始终有一个光鲜明亮的世界存在，然而那个世界与她是无缘的。他的出现，就像童话故事里的一种大松鼠，毛茸茸的，睡觉时喜欢摊开四肢，露出软绵绵的肚皮，混熟了，就可以把它当床，睡在它肚子上，用它的尾巴做被子。但它喜欢梦游，到处爬，所以睡前眼睛明明看到天花板的花纹，醒来时就可能看见松树枝、杉树枝、云、麻雀和松毛虫。在苏青人生最好的年华里，陈公博就是那只暖洋洋的、无所不能的大松鼠，他给她提供一个安稳的住所，消除了她对未知将来的深深不安，成就了的一段传奇——苏青是乱世中的盛世人。

而陈公博之于汪精卫，就好比是《隋唐演义》里的王伯当与李密，李密叛唐，王伯当苦苦劝之，李密不听，王伯当就与李密一起逃走，最终一道被杀。陈公博叹道：“并非不知其不可为，而是不忍汪先生之无助。”语调里有宿命的悲凉。

于苏青而言，一切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宿命，苏青其实很用力地活着，然而却没什么位份。她就好比是《金瓶梅》里西门庆的四妾孙雪娥。在西门庆的诸多妻妾中，雪儿姑娘最辛苦劳累，却永远是被侮辱被损害的那一个。她一生仰人鼻息，卑微艰难，倘若这个世界是由光明和黑暗组成，于雪儿姑娘而言，光明只是凿木取火般的瞬间，而长存的是黑暗。

在宏观历史叙事的诱导下，没有人会去从文学、历史、政治三重维度去重新解析、构建苏青的作品和精神世界——那个卑微的雪儿姑娘内心细微繁复的情感与体验，她甚至来不及回首张望，一切便已顺着时代的洪流滚滚而下。所谓繁华，对于漫长的人生来说，恍然一梦而已。

在傅雷的故事《妩媚与柔软》中，张爱玲之于傅雷，仿佛犹大之于耶稣。张爱玲以傅雷为原型写的小说《殷宝滢送花楼会》，用男主角罗教授来影射傅雷，他古怪、贫穷、神经质，他在美国、欧洲都读过书，法文、意大利文都有研究，对音乐史也非常精通，他谁都看不起，对女人总是酸楚与

怀疑的。而成家榴则化身殷宝滢，仿佛是《聊斋志异》里的花妖狐媚，狩猎男人的痴情而不谋求终身厮守。这段爱情中，消遣成分多于感人的成分。

傅雷就这般在小说中豁朗朗与我们靛面相见，难免令人生出敬斜颠覆之感。然而这篇小说反倒暴露出写作者某种特别的心性，可以说是心志的卑琐，又或者说是张爱玲金粉金沙个人主义的体现。

当所有的恩恩怨怨皆随辰光而逝，一切皆有了禅意的虚空。隔了辰光，我们依然要承认，傅雷是广阔而尖锐的，在任何年代，自由、批判的思想起初都曾局促地生存过，于大众而言，是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反复周旋，不断地回退，而在傅雷身上，始终闪烁着这一光辉。他虽然未像他笔下的英雄人物那般壮阔不羁，立定在命运的中心，把理想的光亮引向自己。然而他依然让我们相信上古的传说，相信万物有灵，他就像凤凰那样，满五百岁后，浴火重生，从此鲜美异常，不再死去。

《江南可采莲》写的是蒋经国与章亚若；《因风飞过蔷薇》写的是徐悲鸿与蒋碧微；《珞珈山美人的流言》写的是凌叔华与朱利安·贝尔；《富春江上神仙侣》写的是郁达夫与王映霞；《第四等爱情》写的是陈寅恪与唐篴；《刺青爱人》写的是萧军和萧红。

在写他们故事的时候，我的耳畔常常会回响起《因为爱情》那首歌的旋律：

因为爱情，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

因为爱情，怎么会有沧桑，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

因为爱情，简单的生长，所以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

在我心中，他们依然是年轻和幸福的模样，爱情一直在那里简单地生长。

是为序。

目 录

尘埃落满 寂寞花开.....1

这是一个“竹叶坏水色，郎亦坏人心”的爱情故事，然而胡兰成对张爱玲的意义远不仅于此，他们有说不完的话。他说的每一个话题，都汁液饱满，魅惑丛生。他们在一起的辰光，是“桐花万里路，连朝语不息”。他是最懂她的男人，好到不能用来做选择，他们在一起的那三年，月色一般迷人，需要用长长的一生去怀念。

旖旎风情 不知出自谁手.....21

丁玲一生，是“平凡的池水——临照了夕阳，便成了金海”。她一生中遇见的男人，瞿秋白、柯庆施、毛泽东、任弼时、彭德怀、胡也频、沈从文、冯雪峰、鲁迅、萧军、周扬……千丝万缕的关连，精彩纷呈，汇集成了现代中国历史的金色海洋。终其一生，丁玲未曾忘情于政治、文学与爱情。或许，身为文艺领导者，她缺乏圆融的智慧；身为作家，她的生活轨迹远比她的作品更耐人寻味。然而，谁也无从否认丁玲对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学史的影响。她以一个女人的自信与性感，走到了政治的台前与幕后，打通了政治与男人的双重壁垒。

三色堇之恋.....38

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领袖，胡适不仅“旧学邃密”，而且“新知深沉”。他温柔俊俏，但凡与胡适打过交道的女子，多半会对他留下美好的印象，而那些爱过他的女子，亦一生怀抱温暖。而江冬秀是个没念过书的村妇，泼悍、粗鄙、长得也不美。他们的婚事，在人们看来，是关于守诺、牺牲和救赎的温情故事。其实，他们的婚姻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抑或是社会现象，完全可以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世界光谱中来讨论。

你是我的姑娘.....55

张学良一手主导的西安事变影响了世界格局，西安事变亦成为他一生命运的分水岭。那年的张学良三十六岁。他是莽撞任性的少帅，通体散发出光芒万丈的权势感；亦是国际著名的“play boy”，待女人像绵里针一般软款忍耐。这个罗曼蒂克的历史人物，从煊赫到幽禁；从冠盖满京华，到素衣莫起风尘叹。张学良早已归隐于滚滚红尘中。幽禁五十多年后，八十八岁的张学良首次发表公开信，他说他目下心情如保罗在《腓立比书》三章八节中所说的：“我为他已丢弃万事，看作粪土。”世人的誉谤于他来说，不过如京戏《空城计》中的唱词：“我站在城楼观山景，耳听得城外乱纷纷。”整个世界早已与他无关。

西门府的雪儿姑娘.....77

苏青从来不会将自己的秘密像手纹一样藏起来，她是与“宜静默，宜从容，宜谨严，宜俭约”路数背道而驰的。她与男人们的调情与暧昧，有着“游冶水边追野马，啸歌林下应山居”的放浪不羁，然而纵是一生触碰过那么多身体，在最深最沉的情欲中，孤独仍然是一只飞蛾，在空荡荡的小阁楼里撞来撞去，生命的底色一片荒芜。

在任何年代，时代政治都以难以预料的方式深刻地影响着女性表达。苏青的意义在于：她突出的个人作风，让我们看见性，看见历史，看见革命。

妩媚与柔软.....95

傅雷崇尚坚忍、奋斗、敢于向神明挑战的大勇主义。他立志要像普洛米修斯那般，从天上窃取善良的火种来照耀这个黑暗的世间。张爱玲偏要令光辉灿烂的英雄沙尘濛重，不独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，全都为男女问题这噩梦所苦，世界虽然辽阔，但英雄同样局限于男女情事，甚至更为卑琐。张爱玲借成家榴的口说出她对傅雷的怨毒：“他那样的神经病怎么能跟他结婚呢？”

江南可采莲.....113

章亚若不是八面玲珑的女子，她不懂得近乎玄机的政治以及官僚主义的精粹，亦不懂得将生存智慧与情爱交织在一起，有如开花与春风相契。她不知道她爱他，不仅仅是南昌章家女儿爱上奉化蒋家儿子那么单纯。蒋家好比是奥林匹斯山上居住的永生的神灵。而章家不过是山下的凡夫肉身。他不是那盗火的普罗米修斯，无从将她从死亡的宿命中拯救。

因风飞过蔷薇.....133

蒋碧微就像是春天的蔷薇那样恣肆，攻城掠地，鲜明地亮出自己的旗帜。她素来高调，“海棠睡去，把红烛烧，茶藤开了，把羯鼓敲”是她的一贯风格。她向来不认同“女人爱男人要隐忍，至少不要像一枚完全打开的花朵”的观点。蒋碧微如一株生长在南方性情暴烈的植物，大枝大朵，奔放刚烈。她从来不做观念的囚徒，她要的是个性的张扬与心灵的解放，要的是事无巨细的掌控：掌控自己的人生，掌控自己的男人。在掌控与顾念徐悲鸿的细微感受两者之间，她更在意前者。而徐悲鸿温和的外表下，却希望可以有自己的王朝：前庭种柳，内心种禅。

珞珈山美人的流言.....152

朱利安·贝尔原本是拜伦式的英雄，在情事上收多放少。布鲁姆斯伯里浪漫叛逆的思想更是浸染到了他的骨子里。他思慕神秘的东方文化，然而不免有些叶公好龙。而凌叔华却按照东方式的传统为这段情事奉献一切，比如自由，比如婚姻。她的东方情调如此吸引他，她却未曾从古老的东方智慧找到答案——譬如

《易经》，如何依从并摆脱因果之律，最后在因果之律不可抵达的地方产生意想不到的幸运。这才是东方式的智慧与风流的极致。

富春江上神仙侣.....166

在人们眼中，王映霞就是《包法利夫人》中那个虚荣漂亮的爱玛的缩影：喜欢舞会，喜欢漂亮衣服，喜欢跻身上流社会。却不知作者福楼拜曾感慨地说：“包法利夫人，就是我，包法利夫人代表的是不甘命运的我们，觉得生活应该有奇迹，虽然命运的浪头一次次地把她抛起来，再推回去，而她还在奋力地游着。”王映霞一切的张致，皆因相信生活仍有奇迹，无论她的人生如何跌宕起伏，在与命运的对峙中，她终是略占上风。沾沾自喜的我们，临水照花的我们，谁又不曾是那包法利夫人？

第四等爱情.....180

作为当代思想史或政治史上的象征性人物，在这盛誉背后，陈寅恪不知经历了多少不为人知的孤独和忧郁。时至今日，当我们向陈寅恪所代表的一代学者人格理想致以深深的敬意时，当我们还在不断地谈起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时，让我们祈愿爱永不停息，愿陈寅恪与他所爱的人，能够永远在一起。

刺青爱人.....189

与萧军相比，端木蕻良的静水深流、无悲无喜的状态，在萧红看来，终是缺少了那种贴心贴肺的好。对一个女人而言，男人身体的背叛纵然令人痛苦，男人的家庭暴力亦令人烦恼；然而，灵魂的皈依远远比身体的忠实、性情的温和来得更加重要。那么，一切的过失，都可以宽宥。走到天涯海角，萧军依然是萧红的刺青爱人。

后记.....209

参考书目.....210

尘埃落满 寂寞花开

一切将逝去，如苹果花丛的薄雾。

——叶赛宁

张爱玲在她的自传小说《小团圆》的开头劈面写道：“雨声潺潺，像住在溪边。宁愿天天下雨，以为你是因为下雨而不来。”在那水气泱泱的文字里，她的情意，宛如丝绵蘸胭脂，是润得一塌糊涂的嫣然百媚。

总有人替她不值，甚至《小团圆》的初稿完成之后，她给宋淇看，说：“这是一个热情故事，我想表达出爱情的万转千回，完全幻灭了之后也还有点儿什么东西在。”然而宋淇却写了六页纸的信力阻《小团圆》的发表。宋淇的理由很充分，当然更现实，无非是说：“一定会有人指出，九莉就是张爱玲，邵之雍就是胡兰成。张爱玲明知他的身份和为人，还是同他好，然后加油加醋地添上一大堆，此应彼和，存有私心和妒嫉的人更是每个人踢上一脚，恨不得踏死你为止。”除此之外，宋淇还顾虑胡兰成会借此大出风头：“一个将近淹死的人，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，结果连累你也拖下水去，真是何苦来？”



临水照花人——张爱玲

那年，胡兰成正在台湾文化大学任教，著书立说有一定影响，后来成了著名作家的郑愁予、痖弦、蒋勋、张晓风都曾听过他授课。但由于“汉奸”身份，本地文坛对他一片挞伐。当局亦查禁了他的新文集《山河岁月》。彼时，台湾是张爱玲唯一的中文出版市场。作为胡兰成前妻，张爱玲身份敏感，难免牵扯不清。

然而胡兰成的《今生今世》却得以再版，那本书的扉页上印着：“较劲道，比本领，他彻底被击败了。但是，他赢得了一代佳人的垂青……”

宋淇的顾虑有一定的道理，然而也未必全然正确，张爱玲向来是“愈寒衣逾薄，未肯惜腰身”，何曾将“政治”萦挂于心？她一生最怕听交响乐，只因“交响乐宛如政治一般，急管繁弦，各种巨响浩浩荡荡地冲来，让人无力抗拒”。只是这一回，张爱玲却有见解随众、应酬世情的俗骨。

更何况，以胡兰成的才华，又何曾需要“在水里抓得着什么就是什么”。胡兰成逃亡至日本，在1951年发表的《毛泽东论》中写道：“我住在日本，时常突然会感到非常寂寞，彼时会立即想起毛泽东，也还只有他在我身边，他在此后不断变化，渐渐从我的脑海中远离，然而我亦只像唐诗‘西风潇湘无限意，欲采苹花不自由’所描绘的境遇来理解他。”

胡兰成还说：“毛待人接物时的态度极其自然，部下与他在一起毫无拘束之感。此外，他飞扬的态度，就像君临奥林匹斯山的神，俯视着

遥远的众人。使人感受到他无所不知的英雄气概与哲人的气息。而他又非常具有人情味，无论怎样无聊的人都会与之一起谈话，看戏剧，吃糖果糕点，并递茶邀烟草，其中完全没有造作，显得十分融洽。”

胡兰成还谈叛逆之美，举例说：明人的诗中有“双眉画不成，十五背娘行，独自摇兰桨，横塘看月升”，他用这诗词来比拟一代新人的开国精神。

这神来之笔，纵览民国，只有张爱玲才是与他最登对的那个人。张爱玲看胡兰成在房里，她写下：“他一个人坐在沙发上，房里有金粉金沙深埋的宁静，外面风雨琳琅，漫山遍野都是今天。”那简短的文字声色俱备，有着含蓄却又呼之欲出的情意，那是一个女子对心爱男人的倾慕，更有一名写作者对另一名写作者的相知与相惜。

身材高大的张爱玲在胡兰成一时找不到好句子来形容她行坐走路时，忍不住指点他说：“《金瓶梅》里写孟玉楼行动时香风细细，坐下时淹然百媚，这淹然二字就用得好。”她又进一步解释“淹然”二字，“有人虽遇见怎样的好东西亦滴水不入，有人却像丝绵蘸着了胭脂，即刻渗开得一塌糊涂。”还没有任何一种感觉或者意态形致，是张爱玲所不能描写的。

胡兰成初见张爱玲，回来忍不住写了一封短笺给她：

爱玲先生雅鉴：

登高自卑，行远自迩。

昨日自你处归来，心头盘唱这八字。

上海的云影天光，世间无限风华，都自你窗外流过。

粉白四壁，乃是无一字的藏经阁，十八般武艺，亦不敌你素手纤纤。

而张爱玲则赠了一张照片给他，在照片的背面，她用谦卑至极的语气写道：

见了她，她变得很低很低，低到尘埃里，但她心里是欢喜的，从尘